



説
鈴

14
347
14



蚓卷瑣語

古橋李王通肱枕甫著

余八齡入里塾嘗記一日亭午館師既明臺與館主人咸生相語間忽主人之僕入報曰郡鼓樓銅鐘無故自鳴郡守偶從外歸疑鼓手戲擊即于毬場責治俄聞樓上復鳴教報乃知鐘怪

余弱冠時見里中館街起虹一道環至十間樓下約長百餘步宛如大石梁東西跨駕近視如烟霧遠則虹北陵谷後辛卯夏偶閱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敏家有范魯公雜錄記周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白虹自龍木起下貫城中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于下蔡其城遂蕪廢又虹南李璟發

門
347
卷 14

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二
條因追想我郡兵發虹貫之處虛舍悉燬但昔時白虹下貫
不久即應余里所見乃青綠間色且垂十餘年之久為小異
耳

崇禎年市上有湖廣人持白鼠數百未售毛色如雪眼赤如火
閃爍有光識者曰此碩鼠也見則天下將亂

崇禎甲申二月廿四日秀水周瑞木瓦中忽作響如蟬鳴或如
人卧鼻息聲攜置門外里人聚聽聲愈高有徽人陳姓者以
扇擊之瓦內大鳴教教三日而止按搜神記載漢獻帝建安
中東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訇訇聲若有人擊皆主亡國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晨起徧城內外民家門上忽有紅白圈

或火或點或無雖極幽僻處無不皆然初不知其何兆後懼
兵火凡有圈之家必遭屠戮人點者火焚其居無者人房俱
免此必有神主之非偶然也

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啟雲出遊三塔寺遇一丐者年約三
十餘貌甚豐偉身着敝布單衫手攜竹籃市中乞食一器行
至仁文書院前持石至河濱敲冰入水以破布撚塞鼻孔自
沉波底一飯頃意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浴沸湯中
畧無寒意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卧余怪欲叩之適游人同
觀者多擬于詰朝至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又順治年間
有史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
鄉紳捨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予至松江上海縣六團地方見魚骨卧水濱大可合抱長約二丈餘布徑作梁間之土人云此海鮎肋骨也漁家有取其脊骨削平代杙者亦有鑿空作桶成未者一骨若此其巨可知矣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秋唧如羣哭聲平明方止識者曰此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我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瞽一目諸生嘲之為獨木橋蓋况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後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傍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攫其中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

等一點生初冠巾中潛棄網巾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胡吟云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畫脫不能禁治止點是生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售典郡宦戚姓諱萬年拆却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鐫富威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嘉時特請天蠟鎮壓柱礎欲其富威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或宜之名矣故之前定若此鄉紳吳昌時官吏部大營甲第後越此講爭生基地以築垣爭生往爭之昌時漫云垣在爾基中爾地矣何必爭竟不讓遂

後吳罹法棄市房亦尋遣回孫家業破替而是垣今果歸曹氏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昂至七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皮錢百文值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本朝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觔值銀二分五厘崇禎未錢曾有馬形者頗重易使江南卒亡于馬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閩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四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于

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亡我地徧處栽種雖二尺童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網巾之製創自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道士以繭絲結小網問以何為對曰用以約髮其式畧似魚網網口以帛作邊名邊子邊子兩幅稍後綴二小圈用金玉或銅錫為之邊子兩頭各繫小繩交貫于二圈之內頂束于首邊與眉齊網顛統加一繩名曰網帶收約頂髮取一網立而萬法齊之義前高後低形似虎坐故總名虎坐網巾太祖聞之喜立命道士宮結數十頂頒行天下保官民各帶網巾然後加冠至萬曆末民間始以落髮馬鬃代繭舊制府縣繫囚有司不時照開天放中因苦倉卒聞給網不及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嬾收網

便除頂也民或效之然縉紳端士不屑也子冠時猶目縵收
網為因中仍用網帶十餘年來天下皆縵收網帶之製
遂絕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未頂網巾先用縵子自前至後
繫束首髮名曰縵子勒頭子兒時猶及見之後除矣

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項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
末年余解糧到京往游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
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

兵道聽事吏陳荆山暴戾嗜賭家奉一觀音木像出博勝則焚
香禮拜或少失采則詛罵百般嘗負此怒甚舉木像投入溷
廁中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隣
人失火延及山家山趨出已而復入端坐廁中焚死

此地之麥日中吐花江南麥花夜放崇禎末南麥花多日開即
堯夫聞洛陽鷓鴣啼以為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
自北而南天下亦亂

去西郭一十里分香鋪塘南有大香樟樹高可數尋里民張氏
居其下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忽樹顛現一大紅龍紋
旋轉不息一食頃望西北舟舟而去唯塘或觀里人胡少山
為予言者后樹亦凋落

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毒人相斃其乃容所殺四美女入內
閣後為同僚陳廣所劾遂不復收遂至崇禎十七

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慈文皇后祖堯慶又出亡未集而
下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立為太子亦受國賊之禍

明萬曆中天寧寺高僧物故瓦菴名者厚有遺囑名曰程儀同
時鄉紳鍾姓者致之有請生直某者形體甚偉人稱之為丘
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贈金無慮往中旬日救往喪主
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徑來在田瓦的莊裏自知聞
者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從質幣必從于門地僕入促甚至
索添錫鉢往返數次塵恥掃地丐者不如丘死而傳其衣鉢
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
變民間遇見此輩輒稱之為丘的篤云崑山有喪亟亦此類
郡廟道士沈求漢與予素善其容貌舉止男子也順治癸巳年
二十六歲被仇首是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具男女
兩體乃鞫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寘于法其師問配蓬萊

驛時人稱為雌道士今回父家不嫁仍為火居道士

郡南五環洞塘西里民鍾益妻年少安美一日婦盥于田過一
少年男子以語調婦婦悅之而至家姪馬自是日來家人不
覩也或時婦向爐竈有火處則舉室駭起家人救息畧無焦
灼處或家內熟食器皿忽被攝去有時鄰家攝來人或道之
空中擲磚片片中人夫懼避歸母家案亦隨去如是三四載
初婦秘不肯洩後少年勒婦投綵婦懼語其姑曰彼來時口
御大炭一塊吐我握之自覺快甚不知火從空起真我與夫
同卧索我自畫姑曰我聞妖邪懼礙致候其來以左手執之
推入溺桶中我同族丁候于門外啟應他日少年復至婦依
計推入少年連裝中曰極似汝叔汝擁入少年漸漸縮小

競以蓋罩定久。一獲息務至空處。傾出乃震其結構中一塊。燒焦朽木。鷄膝也。以斧破。破中有鮮血。舉火焚之。崇遂絕。東瓜坊里人胡某。與同里。一。繼為及。延疾久不起。王往視之。遇胡于街。看白布。懸於左右。野望。胡問良久。別去。王歸。逢遇廷父胡念。云兒。展刻。氣絕。事平。復甦。自言欲往見王。忘着外衣。過王于街。刷談片。飭已。別去矣。切憶其病中。囑語。今果乃爾。越三日。竟死。此崇積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又諸生濮道水。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卒。廿九日魂遊城外。僱船往濮院。在舟自言。住南門內南宮後。漁。今往族侄濮襄甫家。到岸道水先入舟。子待久不出。往詢。乃知述其服式中履。俱入。觀時所服者。

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為。敬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過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拘晝夜。掃却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候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却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工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遂明喪偶之嗣。止一草廬。日夕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無言。善下閉目。運氣忽聞天地崩裂。鼓過身大。懸。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醉日。始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週身旋轉。不呼于外。冬可浴水。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散。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沉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

十餘徧別親友。瞑目而逝。隣人疑其終子。未幾。羅至。時值炎暑。屍停七日。舉無不腐。且尸解云。子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停子家。與子甚契。友人湯啟雲嘗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驗也。未幾。羅是子。義僕故得其詳。恐久而祇因書其事以傳焉。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烽火青散。浸水波彌于亘。萬眾懼足。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造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有一夫婦廿六日。進出東門。登宣公橋。妻出懷中簪珥授夫曰。事急矣。我足小。不能前。必欲相攜。兩不可保。我願投河。爾可

急走。揮泪投橋下死。

乙酉歲。予避兵于里仁鄉。隣有戚姓房寓一泰興。朱巡撫其僕某醫。上生一尾。約長三十扁。潤三指。尾顛生毛。秀水壕古里丘仁。字次男。亦生尾。二事予目覩。

昔友人嚴姓之婦。有孕。偶有丐牽一猴來視之。婦後產一猴。今予所管甲戶魏左。字住。曾王廟後。庭蓄一龜。重十七觔。其妻每以食喂之。呼之。立至。婦後有姪。產一白龜。化書云。龜龜相顧。鶴鶴相啖。皆能成孕。蓋由情愛相接。神炁交感。故耳。今猴龜與婦亦豈情愛相接。神炁交感耶。

順治九年三月。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適有衣飾數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御懸架上。忽碎裂如

劉呂疑子女毀壞焉言不已忽聞羅氏室中炸裂曰汝著我衣故劉破何與兒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痛楚不甘汝投五聖宮求報雪再如九惶懼哀求聞忽聞救鬼謂羅曰我等被汝拉來真昂誤無才知他去羅慰答再四向呂索匙鑰不與即聞擊殺厨笥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卧榻呂與羅索贈羅云有些小物在汝枕下往覓果有金耳環一雙白銀八分在焉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內外姻戚聞其事往與叙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子女托乳媪并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留矣九月十三日如九死鬼亦絕響如九與子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霄羅氏之伯友梅與子至交咸親述鬼語歷歷

杭城藩司前有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鈎鈎之潛入水底鈎着米囊盛物甚重啟之乃一夫解死屍聞之司主張公縉彥訪獲近司民婦吳氏與姦夫方二謀磔親夫邵皮匠也婦擬凌避押赴市曹處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息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決婦所忽見一婦躍入輿中隨聞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時蒙即見憐心不忘覓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事者至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間婆惜活捉張文遠教桂英活捉王僉判事未必寓言宋儒程明道曾曰鬼神如聞嘆息之報不曾聞道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何形狀漢武帝

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在其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假使實所見聞或是心病或是目病亦未足信果如程子之說則前婦人非形狀乎止少年獨見或是想出今與夫共觀豈心病目病耶予里張如九之妻魂語經年馬云臺之家鬼語旬日此亦非言語耶程子目不曾觀遂謂無鬼若在今日親見前事彼必遽駭前論矣

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郡鎮將李公勦盜回兵丁擄一母承隨產一豚四目八足不久即斃

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風陽丐者余嘗問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迨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習以成風至今不變

新安程孝廉名光禋字奕先奉呂祖甚虔忽有黑氣入視中似覺婦女之陰一接而精大泄符藥不愈一日遇一道人教其佩麝香可愈初佩不多未驗後佩兩餘其祟遂絕予友盛鶴江親聞奕先自述如此

繆生俊明行六石佛里繆季廉子也年甫十九聰敏韶秀已聘郡城王一菴之女尚未合卺一日往外遙見桑林中一絕色少女向地若有所覓者生在問女云夫金竈耳簪生代為覓得之草中女笑謂生曰與即有緣願即以是簪贈遂攜生手行未數步見大第一區入門見女僕數輩迎入即于其家合鏡焉女自述云姓奎名月英許配隣豪之子村陋誓死不嫁與即雖不成伉儷有妹水英尚未適人可遣媒求娶兒可藉

此與卽永奉歡笑自此生每夜一往塾師疑白其父遣僕潛尾生後見入一坟林中與女偶坐僕前不見女惟生獨卧新壙上負歸詰之生不能隱隨訪坟隣云此前卽郭家有女未嫁而沒新壙卽所厝也生妻父聞之懼贅生于家數日後女買舟詣生泣云兒委身于卽誓同衾穴何負心至此耶生亦泣王氏男女及隣人盡見王怒謀縛之女出金銀環釧數種遺生慟哭登舟別去生在外家既久一日歸道經前坟見此女呼生生亦力欲上岸舟子拉生蓬底急掉而過抵家生已氣絕矣所贈金釧至今猶在此康熙八年春間事也塾師郭生者余外甥為述不忘

順治丁酉七八月之交民間傳有妖人叫再生魂白日呼人姓

名卽随妖人去賣與邊地一時蘇常之人貿易市物以筆代口事露處以極刑未幾哄傳妖魔來起自鎮江自北而南果有妖在晚間來必先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初如數斗瓮轉盼間變為黑鬼長與屋齊或如狸而嘴長盈尺或雙目如星或作禽獸犬馬之屬變幻不一入人卧內撲壓人身至有死者或被指爪割傷出血淋漓驚病數日人以刀劍砍之反傷家人惟懼鑼鼓衆哄殺每夜民間鳴金伐鼓達旦不息或擊銅器或擊木板作鼓驅之約七日又徙一方時有方士寓一醫生周姓家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實無他能惟圖騙小賄賂而已市井惡少哄誣是人卽剪紙放妖者擒送有司拷楚囹圄余檢郡誌及西園雜錄成化甲辰八月嘉靖己丑七

月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丁酉六月俱有是變至今故老尚能言之此非人為明甚余始亦不信是月十一晚日擊一妖雙目如鏡迸出火光炯炯射人急誦天蓬咒忽躍而逝后十一月終擾至武林而息

順治己亥歲三月廿六日丁巳申時東方有星大如斗移至東南隆隆有聲而墮其光數丈白如尺練傍有小星散落無數移時而滅尋報征閩明達將軍陣亡是其應也

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雲鶴稍有識見者必謂無益頃年余至穹窿山目覩施煉師揖召溫帥下附童體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取未化馬紙視之模板朽壞馬足斷而不連泚筆續之帥即退蓋天

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藏各配一行意配脾胃屬土土為生物之根人無脾胃脉不能生天地無土則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離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即成焉無暇遠論世有最平易而甚驗者如民間蓄養母雞生卵無雄取卵向竈內呪之云與竈雞打雄即與抱伏日滿出雛羽毛必黑此非意向所成耶是知紙錢衣帛可作冥資畫馬鶴龍可供騎御木俑殉葬可為奴婢水火祭煉可使飽食變質而上昇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湖州雙林鎮雨雪

康熙甲辰歲閏六月初二初三兩日湖州雨雪我郡飄飄數陣而止是後湖州有橫山賊擾害連年水荒流離死亡者半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為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該臣等計算五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千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千九十三名奉

旨依議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

王熙疏內開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

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疎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
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
改制科歷下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
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

旨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廿九日淮安府沐陽縣雨血塊大者如拳小者
如金錢

康熙八年十月中旬天氣大熱二十日巨雷震霆大雨夜忽雨
米雹大至數十斤打傷人畜至有死者

康熙九年正月廿八日亥時大雪有大星如瓮頭尾長有光自
東南墜西北隆隆有聲

康熙庚戌五月廿三大雨低田頗沒岸救漸出至六月初十大
風拔木三日不止十二日凌晨大雨如注已刻河水陡漲三
尺餘高低田禾盡沒傾圮民房墻垣不紀其數壓死居民米
價騰貴奸民倡亂搶米有司捕治始息蘇松杭嘉湖紹六七
府方五百里內同日被灾故老云前朝萬曆三十六年大水
數日而去今比昔年多漲尺餘經月不退明年灾民俱駕小
舟流集我郡三塔寺前沿門乞食船約三千餘撫軍范公委
官施粥全活無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
呂巖巖分為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明悟弘道
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

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嘗為僧先授陳柵柵授白玉蟾蟾授彭
 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
 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
 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為元祖所聘弟子
 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馬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
 王嘉咸陽人餘皆登州人

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緹門客名鐵布衫者
 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
 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
 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
 力友持斧砍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劫

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傳是法符呪俱全自維老
 矣且徐藉此造逆竟殞其軀前車可鑑若苟練習貽害子孫
 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乃法名非人名也

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敬郡王謀筆直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
 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油筆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教
 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器未由每祀貼硃砂符一道談
 祭祀焚錫鏹為經錄次其堂堂正後濠股塔偏亦用前法筆
 直之僑居濠股且與予正偏教家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是
 術與人筆店為業老死世嗣術亦不傳

崇禎甲申有吳廷壽生疏若亮者至我郡能李少翁追魂之術
 又善寫照其法書士人生死忌結糧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

胡床于案下床榻盡欲持而焚符七七日視鑑中烟起亡魂
從案下冉冉而身忽變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
七四十年外者不識也矣亦師徐家宰石麒父卒時未膺封
命後麒貴贈官誥至承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罹法典刑
其子高承堃逆榜進至承冠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
氏以產死追未滿身所獲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
穿水紅衫而色如生

杭州術士陳高元自言龔真人曾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
請仙不須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予嘗往問教事甚驗
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雜歷朝厲禁而風
愈熾蓋緣其師扶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盃令人照見

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
存想捻訣不數日間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
空金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心歸向
明時有盧某者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盧祖
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松園圓果
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
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
君始行教時凡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
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穢法也魯為劉焉督義司
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魯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
為時君所禁其徒之愚者仍謂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慕

世尚佛且僧家折入優厚遂附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
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授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
與軟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即夫妻同受秘不相洩余詰親
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要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
天俱道教科儀益雜彙語之不要彼所謂聖母者即斗母也
糝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糝也究其立意亦
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傲愚不可謂之全偽第其中師長
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于端人見懼于國法也

杭城鼓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巡撫張存
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
月初二應死于兵榮懼盜馬而逃為邏者所獲存仁鞠之榮

述方進推命之故逮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
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再存仁笑曰
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編示令城云方
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
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
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景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拈得失
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于中耶蓋必別有異
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
守王公鏞司李湯公學尹燕公于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
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

徵念况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飲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衽向空招况俄頃傾出圓眼斗許橋四十八顆剖之真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頃更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壘黃泥封口况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觀于友陳賡虞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于筵間得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容輝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真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後術亦奇矣

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八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繞一兩六錢錢民如沸亡命成群迫官府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愈橫白晝鳴鑼徧搶積米之家兵巡道宋公總登新任嚴捕

亂魁數十人造木驪縛遊于市杖斃之亂遂息十四年大旱六月杪忽有飛蝗自北來颺如風雨苗禾樹葉蘆葦草根一下便盡棲集人家瓦房至秋子百倍渡水不懼米價騰踊石至四兩餓殍盈道十五十六經年亢旱樹皮草根剝極殆盡有饑民于西城上割人肉以充食市人潛有以人肉裹麵包為市者或醜之偽為驢馬肉有數人於城下縛一坐人殺而食之又有一婦人日誘街市放棄小兒假名收養引歸殺食時聞山東一帶民間公然開肆屠賣人肉每觔價八分名曰米肉恬不為怪過往客商數百成群必為饑民攫食體若肥胖非節食數旬決其骨在則不易過余里有人為漕艘水手回過山東市達土民率妻出賣止索價銀三錢回舟持銀

稍遲至則此婦也賣與屠肆宰而登之凡矣木手遂別買一婦而歸其婦云彼婦有一民家幼女嫁與隣人為童媳女體肥翁姑欲殺而食女知獲歸述其故父視女曰有此肥兒焉可與別人充餓耶乃自烹而食之自庚辰至壬午通國奇荒良民皆為流寇張獻忠李自成輩紛紛起矣

江南馬士英題稱據劉澤清揭前事內稱六月初六日據北來難民嚴太沈紹祖潘章張致山等報稱

大清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國欲與爾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堅執不從今被流寇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有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戰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特諭

順治乙酉張公存仁屯師錢塘江上南北相持者經年不能渡時有土人某鬻鹽為業忽見江沙暴漲水止及腰其人荷鹽徒涉過江售賣肯兵縛解帥府鞫知江漲可涉張公調兵千餘頭纏白布為扮明兵尾隨其人涉江至岸明兵驚潰我兵盡渡而浙東郡邑望風瓦解昔宋社將屋元兵屯集江沙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其人先涉去軍隨後無一不濟我

世祖開國聖主其事畧同且二事俱在錢塘豈非天乎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大清兵抵嘉興時馬士英在杭
命都督陳洪範與大清議和過嘉興舟旗書奉使清朝
兵巡道吳克孝授水左右救道同知朱讓濱推官孫昌祖知
縣某等棄職遁知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干門
貝勒王札營演武場先遣數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營
獻策者即承制給劄授銜隨征遇缺委補謂之南選任三日
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
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王常璘同世子官民開門迎降隨
委縣官署事秀水縣胡之臣先曾在天寧寺前賣膏藥人素
輕我因藉軍需嚴威脅民民怨切骨更委投降總兵陳梧至

郡鎮守時各官尚服明朝冠帶閏六月初五日下午令剃頭一
姓聞至陳梧署梧云剃頭小事但剃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
遂沸狀時有外邑鄉紳詹象美與梧歆盟共事初七日聚軍
民于大察院象美袖出偽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
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抄搶其資書
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領隊伍亦無軍
令約束鑿木揭竿或以寸鐵縛竹抄葛衣裸體足跣草履烏
合宣奴竟同兒戲日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
象美權委署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殛屍毬場十二日
晚東關外盤獲沙船一隻詢稱鹽寇謀為內應于是急閉四
門搜斬黨羽市郭鄉村一時傳徧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

往來逾界者即親識立時擒殺鄉村之民亦各歆盟團結群
不逞藉稱盤詰遇逆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貫一槩殺刦平
昔豪橫輩流毒閭里者盡為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然
旬日之間自相殘戮屍橫遍野矣十三日大兵次陟門梧達
標營陸中軍哨領陸兵先鋒朱大定等部木師又率民兵總
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
後夾擊郡兵大敗砍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
返棹鼠竄初象美與梧起兵時梧輕象美書生且權非獨握
陰有微隙流言屠有異志至是象美見各縣調兵出戰不利
太湖弔王蜚兵又不至廿五日新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總而
民兵被坑于姚油車鐵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寶

開北門欲遁隨被亂兵所殺却兵恐大兵登真如浮屠窺
城中虛實縱火燒之貝勒在抗發披甲三千廿五晚抵嘉
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壩作浮橋達城脚下火礮連發敵
如轟雷守城兵紛紛逃下廿六日天未明梧開東門口稱親
出掣兵率家丁同朱大定逃走平湖城門隨閉黎明傳大兵
踰城已入郝千戶開東門百姓喧擠出逃踐踏倒死嚙兆震
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分兵追趕
至朝陽廟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出者十三三未及出者十七
八有削髮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縊徵詭稱罪囚者僅二百
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燄漲天結成赤
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鍾鼎臣自縊嘉興平時群盜蜂

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
笑茂環太湖有沈泮相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合等少者
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通款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
印設官部署屯兵于舟札營灘山等湖分投鄉村白晝搶劫
名曰打糧所到之處燒燬一空被劫之民無以為生亦投為
盜眾至萬蹂躪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寅辛卯間各處
劇盜輸金投降給劄授銜聽其歸里名曰安插錦衣頂帽群
盜隨從公然與府縣官抗禮陽為投順陰仍行劫因鄉野民
貴寄頓在城盜無以劫乃擇縉紳富人并其愛子擒匿盜穴
勒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永牢河泥糞窖烟薰眼等刑
數日一比往往喪命不取贖彼稱當沒碎礫示眾出城觀自

見開 齊刺拜謁巨冢口稱貸餉稍不允諾夜必燒劫流毒幾十年
後漸次勦滅

屠簡討象美在京卽時有婢紅葉因內妬葉死或曰以不謹
死瘞之刻忽甦呼救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勒象美賄不
得奏聞尋冠帶聞往遂歸里

頭今所貢者何人小頭則力
鱈魚 鱈魚江鱈魚海鱈魚
必有時故名一曰鱈魚則將魚數十尾於刺魚刺頭即公化源
食味甚美公卽於海龍閣傳木條待鱈魚午食辰辰時武備未
而西山賊突至走人處守將平一守備一守備一守備一守備

楚白布縵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萬良承昌寺則有
吳茂琛太湖有沈洋相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合等少者
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通款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
印設官印署兵兵于丹徒札營藏山等湖分設鄉村白晝搶劫
名曰打糧所到之處燒搶一空被劫之民無以為生亦投為
盜衆至萬餘捕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寅辛卯間各處
新泰聞華嚴帶關莊莊里其歸里名曰安棟錦衣頂帽群
匪聚之收必與會難防於後幾時限設諭示諸鄉衆美醜不
爾爾皆美丑京叻初首事匪固凶惡每至白心不整
歸沛心懣懣取熱愆期不至有小平河泥美客烟薰服等刑
蘇博耗毆且案之辭發論罷不亦證券及教修流毒幾十年

見聞錄

嘉善錄 去李方著

象鼠

余客荊州見省下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
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樓運各衙門觀者甚衆為巨鼠屬茲
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類例乃圖

鱮魚

鱮魚雖江鱮實海錯也故其所大紅布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
必有時故名一日英陵副將魏數十處於荊鎮荊鎮鄭公化源遠
食味甚美公即於攝租間係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
而西山賊突至遠行夫邊警將軍一守備二總各一鄭公嘆曰我

鎮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或至初李自友子小季兒合歲十七
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及小季兒雲集旗馬孫子王二王三合諸處
賊號四十萬燒大城為城日飯不休去無完城隨到隨修用計
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破之入四十日入城今僅存小季兒一
股乃為孫子債事孫子者孫精久事曉擊黃也黃某即黃得功
之幼子出防遠安鄭公中傍成履而黃遊擊亦有慶賀連育燕會
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後險格賊遂被守備千總入救亦
受創而卒若鄭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竣公子以世爵
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鱮魚二尾頗巨即烹一尾啖之明日又烹一
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鑲處漸漸色黑余時在坐疑有毒即不食公
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

知魚腐金銀亦為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鱮魚為瘟魚
相戒不食夔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為不祥之物也

驅妖

潯陽鄧廷槐家妖為祟惑其女一日有道士嚮符於市告以故曰
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戰鬪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
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
人臨行又置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為小兒
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絕

奇跡

奇跡之變幻耳目者不少然其愈所歷甚隘而可為傳說者有數
亭馬鄴下察院公署堂名覺云步履其中則梁上悉應以官商之

音舟行沅江見萬仞壁立巖壁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
隻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瓦石三尺許照見城
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矣園池中處立者影在焉雲間城中方
嶺影在一民家窻錫中每夜以清水貯錫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
僧舍闔其門有窻如鏡日色清朗將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
佛案上濟南數百里皆陸地也而約索索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
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蓆竹木泥由金陵人修報恩寺塔見頂盤
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
有杵臼織機紡車林具倉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
云信豐縣石塔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雷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為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
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瑟瑟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
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堦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
時或仰臥女牆弄篳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
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
盆中吸酒有聲啞啞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
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元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
仍荷管籥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雖至或曰已斃死雲間何復
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墮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臚過既化於
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
貢者猶云三丰為其台吉供奉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

尚在廬山此皆仙蹟變幻之彼魯仙者豈其疏亞歟然其吸酒之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麻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未麻衣因號曰麻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芝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麻衣置金盃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即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麻衣披之未始沾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卧云

異客

耿同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為宣大總督同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為一客呼去同伯欲以勢奪之客不

遣同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同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同伯隨行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指壁上曰出馬皆從壁間躍出同伯欲招致之恭簡所客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曹石霞

曹石霞名乳昌楚黃才子士領已卯舉人未提南宮父為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襯抵常德疾作瘞靈山寺剎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七筋斗不遠若僧亦墮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樞過德山元直上堂說法吹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府巷遇四齡童子板輿大呼曰曹某楚楚閣音巷門人也石霞

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為浙江山陰章格蒼投胎此地相候久矣
石霞贈詩云暮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團米滿口胡認雙脚
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
胎去矣遂坐化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邊地皆產惟涼州鎮番衛瞭江石所
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為番彝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
十人結隊晝伏夜行採不數掬即還恐番彝剽掠也道遠而得之
難故獨甚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即當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
黎媿曾先生為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小紫色者為
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真枸杞大而赤少子即如川貝母大如龍眼

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隻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
天下事以偽亂真夫抵然也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荊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
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六芝蘇火燒成盤四五十列兩
卓余與主人及西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亦在主人云楊
掌家善食可獨坐卓掌家者言中軍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
十之一二火燒每大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已盡
矣主人云我們且請吃飯主人云羊肉火燒并吃楊掌家即撤與又
立畫頃之上飯儲銀頗豐下卓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
若何楊云每食三斤月三斤雞三斤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斤

一日兩喰而已。其後中下不知何處。其後其已改銜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營整頓輿器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六寸索價千大余以五百大員之奇歲於主家木櫃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仿村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為恠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遊去。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息無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擡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旁各一石條作堯殿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既去曰可去爾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杠今兩童子解繩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

二條彼反以先所獲者覆獲是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剥驢拔井植桑謂不顧吏之聞即得分金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一經一覽無不為身重物則非戲也

倭國

徽人吳三英在日領事官貨主彼則報為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取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其風甚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褻狎無不親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闔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聞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媿曾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

者為將軍三儂

音馬

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

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真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儂重加洗剔上者畱之厚酬其直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迤黑水洋最險次沙無刻停若無風緩渡則沙壓舟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羣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為魁冕也嘗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幾秦之虛也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遠處既遠故其音聲不同其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予然猶謂其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傳實有時序之變歟

羅道人

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隱羅山中後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窓窺時或兀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元定至談論惟云為臣忠為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欲以藥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處狼窠也荆篠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為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勸臺灣悞入黑鬼洋舟人令速煮飯未幾鬼恠千百猙獰叫號不可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梵呪如僧家演孟蘭盆會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溺海餓鬼也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搖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披髮持刀出立篷背割舌手足血瀝水中即仆船上經一飯時頃舟人曰得生矣問以故曰海中魚出如山不足怪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瀝血水中可以解之否則以舟中尊者血煎解之不若幾葬魚腹也

仙筍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嘗舉孝廉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類驗又時顯靈异能于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遺玉筍於凡俟三天餘道士素善

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香仙于空中香萬餘言咄咄數里內皆聞
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屆秋仲庭梅數株一書世說明晨笛遂不見

仙棋

余嘗見仙凡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其詩有初唐氣畫
兼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假則時與人下其必嗜賽然勝負往往
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
濟世也又一凡羣聚判事適有國手至衆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
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凡以為可國手遜曰凡
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凡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
凡不同焉得讓九子凡固妄耳因遂佈九子凡着似不能走國手
乃曰大仙游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凡答云不妨有

一劫在後果因一劫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頭伏請曰大仙得
無為仙中之國手乎凡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為第六手夫奕小技
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
滿盤俱敗之者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窮乏失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飛
語其師曰王客入至矣僧出款甚殷茶茶香楨俱極豐潔日暮
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款香楨豐極數日淑之自
念生計乏本故里雖歸增意後故乃安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
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臺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
內因授易一編令王慈讀特為講解微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

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言自金陵始次日有船
至山下僧曰客舟往京我有一書未付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
子另出巾履色紫極淑之故衣而為之便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
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如即中服之類亦不知其
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
但令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
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狀科舉不得
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且晚間館生俱來問一一決
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
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
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金石
大字龕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以屬晉唐宋元法書名
畫宮笥定室宣成之磁端谿大理靈璧之石猶眼龍睛火齊木難
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
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郁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
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一日晴明兩螭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真異
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月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為其子獻于某王
子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人不知為誰人之手矣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資頃月徑未有犀負行李者即覺空虛

然人叢中不違查檢極爲致及金重夫矣始又變現爲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驟戶戶不閉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被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去公忘情否又獲懼甚連曰已矣當即止捕耳由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資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盤如聞之有司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爲孫宦告當事械繫諸捕緝限嚴禁官晨起妾室盥畢整冠見冠懸于簷際莫知所謂及夕寢覺簾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其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爲主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僧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膂力絕人能著靴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藉扳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檢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保其醉斫其手足即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歎而伏

假冒

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即多厚德爲外官特一人自稱座師于見公詢其履歷侍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偽遣其人復來請托公檢同故世兄昨夕見從署中其人惶遽而遁人黃俗此戶經編誣謀四方者極多一士向姓在汝寧先固間設教稱公爲叔公以侍婢致政歸頃云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訛騙士難憑姑未嘗機面示符號托不得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欲出以請子禮待之遂視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授職

既拾 形 錄

李德佳

東魯李秋期詩生也育子正平聰穎統人年十歲時藝不待構思
詩賦亦警拔可繼是年八歲結識張氏久而其宗是其年幼出對云
雨久莓苔紫佳哉曰感懷孤鶯弄水人拜不數月波改水死秋期
哀痛不已復生一子亦敏悟七歲書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
哥八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真來因名佳佳始此詩大皆能記
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若何

借寓婦

荊州王太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楮舟自郡歸遇一畫
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蒼頭語楮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
愛妾主人即此地某官也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埃

欲暫假栖家人告楮楮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楮因掃室歛之半
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靜於牆外探之每聞刀仗聲迫之則
又寂然心益懼一日麗人遣蒼頭告楮曰今夜有仇家率眾相殺
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禍且不測及半夜果若數十百人持刃格
鬪者雞唱始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凝階
除間室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謝高誼終莫
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輒効跡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通之士不習過非有道之人不得成何
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
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欺人歟耳獨余所聞二

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晚全其作紹往蜀泰安州趙樸庵侍
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益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
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嶽聞侍御得丹秘甚未
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葛處美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
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處美曰若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一
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
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數日晚同寓有俞墳珠者為仇家
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為獄鬼矣器之生平
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即收
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為點之隨即索炭器之
即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匕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

成白銀銷鏹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
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冤獄則為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
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剩餘其真假判
然矣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族孫明瑞北庭書具請武考獲敏於章臺俱大醉
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笑事月夜如書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
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在庭此不處如不遇乘幸惠臨少叙款曲
生領略之至其會處亦不報焉後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
忘歸生問其姓氏主人曰狐之性狡為虎所傷自豫從此實鮮戚
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妾是實也妾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

賀雜杏應接格如... 瘡有僧見之曰君所... 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 晉生投長沙友人以... 梓來方登渚宮之... 疾復作僅存一息... 奔去命矢射之應... 廢人花月之下凡... 可不慎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驍甚殺傷

兵士頗多及敗鬻而食之馬即剖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
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
然

剖心

寧陽民李養魯父病且死剖取作羹而食不期年母又病藥石不
効養魯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
生汪姓者療之曰云物間毒數五十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
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荊州君惠爾... 忠命之歌曰我雖... 以刃挾之曰汝

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何故獻之而之畏死同特有曼仙者獻
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刺毒瘡迎敵之矢無害佳無生獻忠每夜將
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婉之手扼
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
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去納款稱臣矣冠世儒効力奔
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婦不啻不顧身說死如始不更賢於
忠臣義士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
成則為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
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
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誥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
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曰云此
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石為兵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開
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恐其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
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
性不然雖有兵仗亦不敢入也登堂主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
論千古興亡得失相與談論久之皆入於山主人學術醇駁俱有卓
識與之談河圖洛書等事主人曰子其如此全才
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來山中無事主人曰本所能支也相公
亦大概漢偶又言因時中事主人曰即文仲作痛楚狀云舊
恙既發遂不復言約味其言不覺手至人每稱奇說之屬頗多

蓋弋獵所得也。明日世間人探珠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服新志。其志之真或處世待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然亦其見名亦其見利則人高人一等矣。

義貓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隱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

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泯。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負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大英重瞳之烏雞。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鴆酒。何其靈乎。救不得。殉之以死。何其義人。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欲歸家。流離異域。後遭鴆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以主人夫足河流。叫號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救主人。珍愛之恩。以現夫為人臣妾。忠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移。安者其可。蓋也。夫其可愧也夫。

趙弱三

楚黃麻城趙時姓積受業年九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行而不止時產惡之曰呱呱勿息非有崇憑必為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母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問若為誰曰我即同邑劉太守也隨同安令劉元長為記室已已城破沒亂軍中得脫無恙二月朔過東嶽出巡傍一僧導余鳴笏帝令司籍者查之云我為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為李吉所陽谷令幕賓曾於參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泮妻曾氏為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曰時雍以溺五女準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益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走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為人一拍即墮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土令其屍骸炭開煤力作運出貨賣其以某無子留育為子今毛髮肥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各安茲寄書與之見復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為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訴曰老母在堂無一壽終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即死監官憐而假之年未嶽帝曰汝命止

秀才壽亦終此真法森嚴不能為功也壽算也聘拔案哀
號聲徹堂陞帝曰既是德家弟子其聖人哉奉命鬼卒押至宣
聖處宣聖曰生死難求盡功在德之善我不為馬而遇普門大士
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如此其人之善也壽曰彼死數日屍腐
奈何大士命善才西天取香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善才曰
屍腐果腐爛蠅蚋最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燄然老母去時
為儉也意貧士慘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至屍三匝須臾臭穢息
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
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
禁母驚而狂斗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

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症有一文錢在
囊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賣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
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為信
欲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步不思報以尺數善應與之嗣
帝因命我為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為不爽
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止奉酬謝細語庭前曠事因有少謬因
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
當年在幕勸公勿愛甚三日金八萬大為罪既不允因於參語
易數字高後得出然我以此再生而公以此得大鏡奈何是時李
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三六外相壽亡不絕如縷然好事者
競抵時雍家聽其言

也自是絕口不言時志因年之曰雲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
為辛未相尚未育也曾氏望族也辛未成婚時有聲時雅一寒
士耳其不與締姻者其原委或言這一時高門求曾女者俱
不就癸巳孝廉物故曾氏遂歸山陰與時雅咫尺弱言橫經赴
館每過其門嘗執壺反饋時雅亦為又弱言云劉太平先
世為永寧州牧全一世人節令嚴少察全善惡時是女在塔下相
視而笑嶽帝隨註此女向曾氏生靈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
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或即一文活命之僧亦未可知嘗讀梓
童救刼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雅之罰流俗溺女
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為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
載言之甚悉

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計思大
士命侍食淫常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
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
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茹葷其十聲色貨利泊如也惟
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沒母死就其子其母卒於官豈違勿仕
之戒歟

賣妹失妻

有宦僕勢張其與 其人曰說公事於曾道得吳人之女為妾遂
惡其妻思賣之以三銀兩公許之始則往某家令舟人
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夫起問之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
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是彼是去後聞落衙衙中蓋其

賣妻時不由媒妁故也。人稱公為名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一少婦姿美。素業能世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素業能世姿態絕美。公彥詢其諾索值極廉。事三婦。其德。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答之。婦見姿。公彥入室於案。不嗟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二者。妾一良人之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尋惡。少未遇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知言還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空羣皆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女為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彼賣婦者以婦為局。乃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總之。誤穿還以自穿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為學使者。褫其衿。走遠。差從軍。其奉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卒盜中標。涼海。十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不熱動。顛狂。往往。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云。求之。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曰。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箱。於。某。日。以。司。李。如。其。指。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十。日。卒。以。司。李。如。其。指。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其。益。為。甚。則。一。盜。黨。一。鳥。足。以。語。道。

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至其前故下屠刀立地及佛者固所不
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亞則天壽之運而寒山拾德之垢汚也
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懶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宿雲霄乃婦士子造之與之狎
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生疑其疑生有私妮因為之
婚及新婦入房放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妻家謹然逐之了無
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及細奈何惡新婚而逐我耶為
怪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志雖墮絕無懼色及法師勅王朱二
天君入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潛我
脚下被百餘劍破顛而遁殆即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

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獲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
號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人一人攘臂起曰子
識我為上方君乎彼女子蓋千年顯鏡幼行與郭八子有緣為汝
殺之今其子若孫恩於我我與之神先子之法無不我何未幾死
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惡一鬼見一鬼見一鬼見一屍
則身被百劍頭顛粉碎眾妖信索發喪而者皆歸不之屬乃法師
獲遣神將護衛急神為掃塔故無事貴神者即云一神羣孽得貴
神援欲悉族為真法師以忽則空中為馬奔焉惡孽狂竄見神
曳鍊數十百圍縛其孽并其重靈之毒一鬼以符咒意妖孽必
與必倚貴神無怪乎小人亦不倚神也為正惟妖孽必
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惑天將降焉之云云一為手援豈

為貴神者皆如是乎嗚呼其何真其何神也太陽一照
米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重而無害也

宿寃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校士館所腹痛甚廣文與之歸及抵家
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某金陵人明初為偏河隸魏國公子
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彼
圍艷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焉始其生埋者不數人耳
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遂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
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
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
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

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為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特問邑有周
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
出後大言曰我豈異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
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歎曰誦其呪腸中曰師德行
人乃誦呪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
冤須誦某呪言某經文師先祈持咒足經三匝西蓮曰甘哉西蓮曰
我即起道場誦某某經呪能解其結誦咒畢西蓮曰惟又要挾其
鑑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我即捨之去西蓮重書誓從口中出
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寤寤下樓而寤寤志甚重曰復言曰我之
仇已解奈元賊圍者不肯釋然於是覺其百人圍腹中朱生
悲苦不堪而斯噫一言失累反三命一事也

無窮釀數世不辭之愆
為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長棺小人長髮大床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婦
知何物在內不敢放視
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
官無異但遍身有黃毛
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丈有八
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
之

畫美人

王燮庵為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上母獻桃一軸然王母艷妝特服絕無尊嚴道德之氣傍一小嫗頰髮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女獻王也
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
燮庵死喪事中眾宿於此
女子從畫下冉冉現人狂呼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靈
在山中不納稅
汀之寧化嚴懲之
詞証墳隣皆云黃氏

訪之有熟師云是竈墳昭矣已發是穴若時人多尋靈鬼而止
因指近邊某墓為匪王身見其事 掘坑之穴處往勘容乎某其至
曰汝同發墳直然其刑保如陸好 曾同掘墓也伏言先發主
穴惡氣迷人不得近實未發處也 竈墓一穴竈石書皇宋德祐元
年月日與竈符令驗昭矣則而 竈墓之穴不假埋山後與棺中金
顯然因道已發二骨俱云屍骸也 屍骸未如生無棺仍埋穴中押
黃乙遷兩骸按罪如律其主穴一 先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
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 年之後有今日之劫而為之歟
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之 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
銀或以雲母皆可不化獨竈墳之 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

同腐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下數人食糧本營
聊以餬口舊同官嘲之曰何不將 珍珠末用余詢其故曰彼
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人口送主 小妾出至官廳分散同僚故
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故用 亦所不備荒店家飯一餐銀
三錢與金一錢不要器至六錢地 收之世不以日用為苦豈知
今日歷官二品遺體如土姑射玉 一遺世無長矣余因言之主將
助之三百金用工則同官各贈書 立世無益以老為嘆有金無粟
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餘金今日 亦難守也珠玉填委之嘆耶
積穀備賑亦重力陳三省與府處 亦難守也珠玉填委之嘆耶

理可以備一費之忘其... 德莫大焉

銀走錢

余為童子時... 耗先有多金... 大門檻下取時... 咯咯斗跳而去... 錢已失七八... 聯飛不斷墮... 家必至消乏... 慨丈夫則匿跡遠遁... 每深惡之客有為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

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鑕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親昵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癸... 公先生因道及熊... 壯時房中頗備... 致政後及甲寅... 令人十餘年不知... 每日挑野菜同... 但政嘗一二勤... 之金... 十餘年... 未月住杭

州城北人不知其姓名者云其夫人及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撫軍曰昔日在遠處一官曾來去其年已六十餘對汝祖曰我
家有孫延與浙江錢氏之子今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也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老僕皆識之云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其郡龍山中有張信者曾與一僧相識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生今一百三十餘歲為遠處中僧也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孫皆去世曾孫亦棄白髮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五六十餘年矣壽之多者代間存之或云自先人者或云由保養者
或云從服餌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真如荆川僧則不須服餌若
果自先天則強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

昔黃帝或傳為仙或言壽三百歲我疑之問孔子孔子曰人賴
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之教百年而移故曰三
百歲以孔子之言論之則為古不朽之壽為壽之極也

療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特署中後長多人志修亦卒家開始同時
令於南寧之泰安縣續行親識從從而十一在任不數日死七人
水至氣瘴之氣甚烈一旦為死者甚多格三至州有詩曰獨上高
樓望帝京為飛橋正中中死一十人恐人云萬折千迴繞郡城
復進一傳令見夢問何故多病中死一物云此皆相公當
國時所收之人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屬從古如此特令其子孫皆在遠處其子孫皆在浙太夫人謂

氣一線冲起非獨無死之憂也
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地志云
患風之所至惟子能知之即
以為候亦即將魂歸矣
危幾又波知國有三
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反些
噉其心肺死為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胸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騮來自西蕃龍種也撫軍大吏不知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鴛馬以安聞

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
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
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
與常馬同躍而縱之兩耳但
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
躍超羣人皆以為千里馬
湮沒于撫軍之厩即撫軍之
沅州曾見某王子羅過坐馬
循習調良若樂為王所用者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處奉送為斯

云於某河中故其後水所得一得符其符上見室生白童
子窺之佛頂一髮白光照為室行風日夕雲霧四散之乃見葉
經一卷舍利子十餘顆。重者三六五顆重一四其五色變幻
者隨即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更重者五色變幻者四顆中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處人往採必結合數十人裹餼糧操
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不見天日忽失歸路斫松
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聖方有參有參皮鬼神白日出搏人
神虎怪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
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為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西
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絕

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為標識行磧內時聞
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夫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死亡蓋魘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怪異為非誕也
夫參為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
謹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傾盡無慮遺種不。唯恐青天白日魘
魅魍魎糾糾害人却色之術往往不。深山。尋此類寶穴固其
宜耳

向關生

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幼好學人譽之。其亦高等讀書南
池傍遇一女子絕姣真之。因疑其人者。止。思對究然閨秀
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堂與子為天。一。以妖魅疑之

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或為奪牛，或大鬥于此牛，即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即叩頭若禱，謂大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此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主其入于屠籠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矣。

么兒王喜子

一武弁家蓄羊數百，其牧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夕，其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厨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賠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為人所獲，即抑為獸所攫，即既久困倦，假寐石上，羣羊奔觸，驚起見虎，即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

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膂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么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園中，突出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手攀抱其項，不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扛工，約五百斤。喜子神也，有若猶卸虎傷，折乘馬鞍，牽之。以歸，王將隨出，輕裘賞之，復妻以美妻。夫履虎尾，騎虎背，手毛事也。上見復虎，負馴而喜子使覲於孝下，雖古所稱卞莊子，豈可與比。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聚以三奇，白久於蒸，有小神廟，見魚目珠二

徑三尺餘以二祭之其主其先甚精米不以平常魚目混然廟
中道士云尚有魚鱗虞翻之在一山寺中先君連香雲臺殿高
數丈階級級有二魚骨豈不丁龍尾卷箱出春上鴉吻廣州一縉
紳言鄉人殺一蛇腹中有魚骨其一一人云曾見刺貂皮廣丰畝許
沅州聶知州李夫日得之

聶翁山西人婦真生一子策又齊其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
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大平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
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漢中為偽弁被官兵俘獲時纍
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能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
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
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竹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觴

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漢翁言其從川入漢始末又與李
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
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真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
兄弟為天變亂中骨肉離散也日相遇或等子氣體之不同或姓
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身可一其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
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離散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即正典刑亦極枉殺之二子聞之願欲父子夫妻兄弟之
相遇豈不難哉乃不抑戰於晉聞吏目於有日不獲聞於他
吏遠就謝於已子使費由先處身既重則則也二也此茲弄之
巧抑何幻哉

真盡

金陵其翁家頗饒生理亦多... 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兩月未得... 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憾矣... 活如其數焚冥鏹料理... 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場... 即焚鏹倍前及十五夜場... 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 今夕當去若肯多多與我... 遂多多許之活即多多焚... 舉人繫獄某往探猝死於... 受賂作奸舞文者皆羣然...

難逃於冥誅以明暗而幽彰也... 要賄緩拘總而飽欲縱犯... 其更移舞契冥中操權天... 獨怪赫赫神明而亦憤憤... 抑鬼之索鏹僅為其神之... 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 欲而債事即不則青面鬼... 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修路

康熙甲子春兵燹一七八... 直下文書會齊修路... 直下

行增算復避向人言之未及也
州回鑿所在先期修通

姑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無人
姓名自慧年方二八
過譽聽其聲若微氣
黜探可鑒真佳人也
一姬為貴人素所最寵
復委曲周旋以媒其
馳數月回廣陵姬音
皆其以物害之也夫
入宮見姑婦人之情
大抵皆然我見猶憐
有

幾人哉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
小眾王甚嬖之清初為大
去大帥持其短發索千金
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
主于獄底也遂辭去獲至
飛瓊撩髮亮欄喉轉一
馬關門大高聲價數月
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
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元

說

七

謹

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五尺其色青赤微滿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翔翔雜於左方凡七日學空而去鳥查沂沭田土如墾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其數久則年余任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

算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甌在前即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

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決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屬金為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裁秋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則於下又為令甥持來甥女子也恐為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蓓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飲之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將一壺與之洗畢旁午花盡嬌窈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其羽歸去來詞東坡前後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語可逐其口亦急矣更可異者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咒後後念經每念一經必應之不應也一日謂

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處西方去矣其在於此微君曹叔方
言於嶺南親見之昔有人奉鶴鶴不意其意施於僧僧教之誦經
往往於架上不言不語不語不語不語不語不語不語不語不語
焚之有舍利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也
虎歎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人或以
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
身而又一無所獲人感統之畫外
告語操器刺之啟門躍出大吼而去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際有勇者不為
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其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
之可懼故不敢食并不令醉人必至守以候其醒非俟其醒俟其
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統之張為之也其食
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也
與之敵而避其撲三連不中則已一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
曲路也又虎食大則醉大虎之酒之意知之審矣宋范文穆公愛
談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亂我之言可捕說虎之不及元
戎諱茂禎洪經名翁錄

驪驢

荆鎮鄭有黑驪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平路七百二十里有警

既冷見胡經

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高安漢口見渡稽遲一二時後
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准持千金贖之不與歸後遺之又充州刑
廳快役一驢日行五百里余嘗贖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
其前及馬喘甚而驅行如故未嘗愛之償其值畜於厩未幾以生
黃死不走故也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裏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為祀神之牲驅牧其
上倏見一龜奔岸吼吼作聲當猪沒入江舟人往驅之後有數龜
趨人人急走龜即掀沙搏人幾為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
波心如甕如確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
嘗為所啖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
漢口寓樓隔大江大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
獨存老夫婦賣烟為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
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
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誠勿違其言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
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
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婺源歸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
於此逝矣募人製龕于約日回首三廟果焚坐龕中舉火燒至胸
猶揮手拭汗向眾合掌而寂然動一轉即於橋下建庵施者雲集
未幾城中大陰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木所致即毀之先是陸麗

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善侍左右者巖髮音赤粗去再三哀懇
色少霽若從輕意麗言醒思神色俱然知是火災即從入山後惟
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學術于其人修寄一符一札云有百
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盜之患均可弭矣但百日
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客已九于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闔戶謹
守前後左右俱燼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適有尊者至
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討之則百日也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敞門列石獅上亦極精緻夜間每聞重物震
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扃戶後聞夜間之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
鬪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
以砲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為一物所憑身冷
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壇攢法師法師
伏劍所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室石獅被劍流血碎
之乃已

長鬚

一士人美髯髯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
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
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驗告人曰美鬚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
會有馬道人者以紙術煽惑士為書帛焚燒備藥款髯一夜盡
白而瘦斃至白乃已之書未終

種牙

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三葉人耳目聰明自書五十前甚
衰朽齒皆動搖時素齒無偶步山前通者云予嘗享遐齡曰
年才半百衰形已見不意日劇焉此生即道人乃出藥少許
令含片刻痛楚即失之弱者皆堅如少壯時獲教以導引之方體
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里一次天聞之故老云
嘉靖間有鄧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
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
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膏以種原孔至死堅
如壯歲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
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截硬餅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收
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後厚
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
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
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年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條
夫我母人成異之真定至分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
為劇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
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宗固巨商有金窖於都
門室中我父母相繼亡不及發高有金窖居焉今我與俱往窖
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母曰佳僕已死惟姬存焉
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

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公某氏部大槐記載
曾祖某避難新城為瘡一日大風海軍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即萊
州初氏女也長起取衣不覺衣以五頭而五百條里矣主人以
為天作之合結為夫婦今之瘡二城故可仕宦者皆初之所出也

武君仕

河南洧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為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
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
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
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稍奔賊軍
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
見死不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縈擾數十萬賊中賊皆曰采曰

真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為飛礮所中流血被面即於馬上裂
帛裹之生擒飛礮者歸磔其腦食之其勇故如此君仕癸亥生與
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癩何纒纒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
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真鋒
鏑之餘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
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城里無敢叩問
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賣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
錢塘湖干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
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頃來賣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

殮之買棺屍傍有錢若干遺符所我之數云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澤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
羣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專吠吼環與真無異皆以鐵為關拔止
其機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蟆小者二十四
隻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發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蟆蓄之囊中
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居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者
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過鼓蝦蟆聲應拍不亂凡一才
一藝之事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技不過以精神鑄其妙
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若移此心思以
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意致力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媿令俊僕
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
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
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取鑑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刺輿夫
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因追至寓問無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幼
雜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
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為富人奴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
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與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
兌換店訝其去久位丐者物色之室空空矣坐已視之尾樂也一
童子賣飴糖于市一六童買其糖復與數布文令負錢數千至一

銀鋪換銀指錢云錢若不要換色之若子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
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後我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
童子云我賣糖僱我來者也故視所賣錢以類青蚨中以泥貫
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知縣場選入都道間過解衣怒
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為投契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
同羣博蒲謁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為劇數十文借謁選者
曰我欲如廁為我一擲及刺錢重曰錢是為子一錢作銀一兩群
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傍成羣曰債數十金猶可若
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辱足下同賭前程革退殊為不便
因將騎驛行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
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巡番排闥

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解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
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小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
不肯并錦衾繡帳席捲臨行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箇
窮鬼并旗下子弟一聞躍而去晨與問店主人亦道矣甚有避
避相遇即願納欠或稱後難給送致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充案
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呼或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者與之
恣遊山水庄園或入書家與可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
嗚呼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流三編其難肅聚上之人苟明於
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身之事

入冥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士善作喜富崖岸極峻不妄交與言論

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國室於楚之荆門山中嘗為余言其父舉
天啟甲子孝廉未發榜歸王家其患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
魂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漢習天毒製造若城問此何為者鬼曰此
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我書聲盈耳問此
復為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方也又引入一山林木蔚蔚居民安
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後凡其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隱德故
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算三劫為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
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隄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
曳之越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鼠

妻追之虎釋鼠撲妻拳毆斃之衆以為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
虎豈持一虎耶衆中有識之者曰果然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
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
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即尚有微息負之行
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歛髮然不自勝慰解丹四曰妾金陵張氏
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
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妾苦無以解膠沉於河不知君子從
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報之生室淺陋不能蔽因商於居
俾適居俾與其主母為內應謀害曰或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

其所今夕如此事可慮也臣三之三主母寒温畢問曰某姬何在
其主母半色去去唇傳曰丹進我出乞書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
倘再遲一到公府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曰陳生楚人造
斷絃若能資以子金丹亦不難也示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有金丹金丹即與執隨詣阮觀袂以歸楚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
理之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
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
真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
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
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
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
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學為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

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向徽當大辟尼陽成侯乞
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
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
士所惑畱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宋潘道
遥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殿懼殊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
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爐燼而弱化之不見終亦不成
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奉豈長老候之火豁然大悟觀數
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臣大王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
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張鳳翔而皆不為知此術之深者
歟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去發去鬻連夜詐患惡瘡德喜向與一寺僧
交好賃栖養病資奉瓦盆手足指拇漸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
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腫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
苦矣我為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却自愈言畢飄然去覺
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
拇取攜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為生袖
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無以糊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
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
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虫
非虫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在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
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禘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

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腹復出小鉤鉤住刀口中血筋如
指大者拔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癩
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
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篔簹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遂以張笛之
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蕭寺一夕月白風清中庭獨步無笛數弄宿
鳥飛鳴於簷際冰瓦點耀於波心簫音感物與愈探極意再奏
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
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吾人之精神所資在專一專一則神
聚神聚則技精精琴琵琶皆以專名也聲無形而樂有器為之長

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銖兩各處於黃鐘則否精德鐘和磬皆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皆以此為准皆升次律則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予雖愛之為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人頡頏也予去明晨訪之

主僧言先師精於笛瓦數年失此笛獨桑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專精於笛笛益神妙他日暹西翻宿舟中為落梅花曲湖波搖動荇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御史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之風豪強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公談法購捕誅繫殆

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鶴葉墮庭心知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為柱史誅鋤豪猾爾清姦宄職也爾等之來必有祈使利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術未成為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按來云在寢席下故視果然公駭甚許之羅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江宿行臺列炬闕文卷家人門子環侍焉隱聞鬼哭聲倏而凄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戾鼓蓋慘人御史懼與曰若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凄風而去御史奉家人寢於柏臺賊人登祈有去天胡始覺夫兩公風采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弄弄之語云察淫瀆於吞舟張火飛蛾

遠集信然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剝落百餘丈拔去大木甚多
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荆
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齏粉順治丙戌六月
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丈如雷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
人畜甚多費縣滕縣甚有打死耕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
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貓攫鼠鼠奔竄聲少頃大動下牀
覆地如立車輛上始知地震恐屋塌急趨出空院則數起數仆連
日大震各省俱震聲如戰鬪倒壞官民房屋不計其數壓死男婦
亦不可考山東尤甚云自夏至冬不時動搖甚至地裂數十丈深

不可測湧黃水如河夫上天降災在盛世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
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者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感退三舍也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
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道之一日有道人款
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隔藥以數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
往返何因留治以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
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躲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
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
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斗許撒前後門閉
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

此法絕無所損。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一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母怨請太監散諸僕，而令一二人待我，勿言笑。乃出小囊，以七批囊中物于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中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造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

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舊井，得石高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不滿百年為應運者。祈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而大清之正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古者為疾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濟，必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聽其採藥，春分食，獲效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一日，書日作一封，自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喜聚，頭角未入我署，充地少蛇抵。

暮不見以為失驗及昏有羈縻者與遺，薪蛇馬天一士人遊
秦中叩之與以三封止各署某月日此將抵西安為盜所劫資
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聞者云中途被劫可往前二十里昭應
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入寺隨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
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
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
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
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寢於殿急告寺
僧集眾縛之所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餽金
若干僧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啟第二封云納之有弄
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

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名以結納之蓋因太守季
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生大亦佳列為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
厚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為文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
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彛初立傳而去不及一言
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冀聞尚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為
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幼年嘗藉膝
玩之上有古篆丈人莫能識每以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
余篝燈閱史其中忽痛於壁中掘之取出匣三寸許羅耀鳴動急
以牲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於東南蠻中長三尺餘靴有三

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木葉可吹毛亦特時乳於匣中以酒澆之即止患瘡者佩之立已瘳願壬午疫癘傳染懸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頗多皆初為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城之鏐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刺虎兇魑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鑄金鋒銛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鏐之儔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鶴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喋喋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作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

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啞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豁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故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縱彈棋以技藝以楚遊經道士沈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禪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卿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為陽侯所苦侯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維谷許之即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洋中渺無際岸有

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甚麗在使令三人童子外皆美嫗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至有勝其詞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七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為贖曰請從我我亦從此逝矣即命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蘇林家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施之者競相攀也准帥李錡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帥之暴不敢藥召森治之許以千金為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復黑陷內次數日而死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百計不能得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為驅避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咒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為弟子曰俞保為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曰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鑿子之誠與汝靈藥服餌返老還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為金當汝廣積陰功精心不怠亦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寢童僕戒七日本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大不利夜夢以鴆酒手授曰服此一七日諸病

盡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龍見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藥隨意自得金仙下降可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之根若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帥父叩顙流涕跪受而歸編史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意帥以愛子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遂以自殺至於三世滅亡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

雖不死羣魚腹難免為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押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張張然入空谷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間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鮮徼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撫筆而就曰久聞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三辰玉蕊之館待和靈嘗借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返望香人於遠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係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送饗頗多及至家計五

卷之二 浮海 五

年餘先是謀之在朝鮮者一夕夢至其家不信其來其資真道場其妻哭其哀有子哀經而難亦若而寤思難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應難者為何人然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人是假然髮與哀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四夕又問哀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恩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為固始著姓且族皆無多不令其緇髮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即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

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七也人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震死當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廣為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數十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伏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遭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之愛不致夭折人於非命故特一露其機歟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事獨留入署設待甚殷生乃孤寒

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
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十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嘗云人好男寵
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病之外獲重賞之每至皆然一
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必私之矣最惡之
言偽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尋嚙久之少頃愛子至宦曰酷似生
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
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
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憎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
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
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
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為價不禁自止一邑市
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而行使較官
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
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輕若干減若干出民間視為故事也
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舖繳值忘如無至元揭賞買辦悉以私
錢知示約所使民間亦未一遵也於此錢舖換私錢若干
錢舖初繳或價或強是來總無私錢之案哀訴永不敢換私
錢察小甘羅如律私錢五錢矣口即予負物益人誰抵銅不受者
無人發者不私鑄也見者不石言則示師忽聞見錢市間皇
皇安石呼一錢工師更以五千官二錢應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

皇安石呼一錢工師更以五千官二錢應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

旨不使早用了鑄工幾得鈞旨與各人言以京下見錢額出明張
江陵在相位殿指上下待都下質塵之見錢府尹以聞江陵曰易
耳即召戶部郎木主從者終釋即奔而朱諭之曰得旨欲愛錢
法可鑄一貫樣錢未進未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即官唯唯而出
召之為之富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
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駟少即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
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其
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
駟躍起奪賊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夫為父死不
可令無後我當與汝于次日果生一子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刃
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
之感神如是哉

鬼寃

安邑令張某妾雲屏有姿色與家僮某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
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視之見雲與某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
雲乃攬裙理髮隔履還內雲史擊責之私雲乃誘貴強逼之史
實証之而張不察訪緝以他事殺之有程某者嘗時在座勸
成貴之罪後張以木環寃宮道謝下而歸至廢墟寓人佛寺夜見
一鬼披髮血汚以手掩鼻言曰我王貴也嘗曰京下見錢以一言排解可

不死汝明知我所以愛於文是以手執筆為其申訴真同祈
為雪理尋汝多壽今為誌法思甲子歲一月為事主雲史為
致禍之媒者為誌之矣然此之言也一為事主居金陵源家京
口一日張進人來召為進之弟因力重所以不重無不見詢之來
人云史雲在案無恙也進既歸故本器人盡雲史雲不數日各暴
亡又三月張既飲回家見費云一如每中言二數自言殺貴之悞
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寓處其法於施受生藥解先生醮壇上章
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泰山麓勒令以經力可延
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十日死

殺降慘報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勅不靖令諭而

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處其為後患一日假檄賞為名辭以酒
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却即出為湖廣監司既於病中見
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索人出多金令道「殺禳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成年勦賊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伴帥
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馬不說曰則其亡也秀才指目瞋斷其
手抉其目復射殺之七口同被殺者皆作苦於崇莫知
祈禳有士習法能游神入靈廟一士其子也士覆曰他事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一不無遺者以為殺降
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之言謝秀才一不無遺者以為殺降
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句奴謝秀才一不無遺者以為殺降
載後畜類中猶有書其名者謝秀才一不無遺者以為殺降

不從殺之可耳為將者雖不可不一言而為之亦不致讓身後
不解之愆也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其先子與羅行舉族曾氏婿也子同門一日
謂媿曾曰子恐不能致而子媿曾故媿之曰子知四世事初為蜀
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死乃歸葬為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
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尋媿曾一日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
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媿曾雖為宰相子後
世愈下矣子數當早死否則必罹兵厄又言九歲時為冥官僉書
判牘與人間不異子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
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為衆生試法陞其官初時職小

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為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
往曉鍾動乃西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歷歷可記一胡眼出穀則
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受賂案牘雖重皆檢
之即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化某事上帝謫謫佛
撒其語如此然不肯為媿曾言所化事媿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
妄語未幾果死

瑞骨相

替者陳我白以瑞骨相天下奇給心印不夫莫不招致之決
休咎一貴人子已寒甚甚方瑞骨相云好也其二無家資不
會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人為人為之手揮盡矣
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夫遺二子一為實一為虛實實伯房承嗣

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夫公不納名聞之產，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者，人亦未問何年，曰：三千已盡，得二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處任事，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安，遂與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還願，達璘至八座者，故年遂與不夫，又聞軍中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去將軍，不見何也。人令家丁試之，謀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及維宗，我白一揣着，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孝婦

語曰：孝為百行先，一念之誠，眾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為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為媳，婦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必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願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送，避彼謹不，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壽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鵝，然之滋味，其味甚甘，其常而骨髓甚香，以為固鵝先鴨之類也。日暮，巨鵝問：為何處土產？鵝云：從脫壳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鵝云：不幾巨鵝以不法伏辟又

河南某大司馬好食醢肉以羔羊肉醢醬豆漿之醢至極肥始宰
有子十人為流寇殺其長子以爲廢弘光年至金陵謁選又死
於亂軍而絕雲間一姓累世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爲國學生耳
其姻婭必極貴顯一房與其相國子結姻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
北上家已如禮帛莫及下第歸突知佳音禮畢少頃肆筵列几即
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滌案如之俱用白定窰威膳
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者亦如之惟威膳以五色定窰而酬酢
用犀玉之器耳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牆延亘數里不數
年凋落殆盡連甍第宅不惟變爲瓦礫旋皆爲膏腴矣甚矣奢之
不可不戒也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在以
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入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
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
故李贄檄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
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揚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
麥黃相繼病疫死無子遺惟一叔食人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足
人肝人肺羅列而食其子者七十高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
也至十五年貴扶母喪歸河東其叔於去年除夜失火焚死明
日元旦買棺殮百里外冬三寒三暄大一食之殆盡意彼之作
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一莫可不畏哉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雁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傳繼夜飛雪驟以水電人雷電電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為和氣味時之具即為不祥况一日並見乎

鱗魚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鱗魚嘴夢廟神示語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然又以要人祭賽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度沉淪不啻億萬萬明晚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須廣齋僧衆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業障還證善果矣外有賽

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溯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為之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祀一僧杖敲三下出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損史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說破竈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憚而求脫人奈何墮其

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嚴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見欣然共叙別離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雜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進修乃秘不一言乎袁曰自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不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問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矣願師兄速去毋再住此山以

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即違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即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胸誦之則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仁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印特與香氣氤氳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兩衆妙花樂則空澆振空花則霽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兄凡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故我愚蒙袁曰我今往鰲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子侍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為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子弟七夫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嘗毀過情意外寵之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敗國李龍為一婦妻僧徒遂將坑姪然色衰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之芳執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赫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賣何首烏

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塔死急救方甦生謝過飲以酒遺甚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塔頭鬼矣時店主人有姪死未斂因買其菴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王生家大勸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即氣絕今持菴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金故勉從其請遂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案鄉人傳至生家爭說為鬼鄉人曰我姪死得生蒙賜一葛賣與店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生之子大駭留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寘之法追其穢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湖渡於李塔滙見沙磧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冥

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但見救武之內水先融融令歲丙寅初
夏事也又晤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
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
畏以物一切不食人咸云穢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
物即跳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渡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
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兩三日東方止紀之龍之變化萬狀風
雲為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木其不斃命於童豎之手者
幾希矣故龍德以善藏為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
篇在我座下令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又

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
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及閱解元卷即神座下之七篇也
生亦終身寥落徐生者余為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
行而失之者歟

